

# 《五彩舆》【二本】

##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鄢懋卿：净  
 秦氏：旦  
 顾慥：丑  
 魏应科：丑  
 冯莲芳：旦

## 情节

鄢懋卿闻妻被掠，问樵夫李兴当地是否有响马。李兴答称此地皆良民，惟奸臣鄢某路过，骚扰百姓。鄢懋卿啼笑皆非，请李兴领人前往寻觅。顾慥将秦氏抢到家中，草草成亲。后知有误，大惊求恕。秦氏见顾慥富有，借机诈银五万两，又为掩人耳目，遂认顾慥为义子。鄢懋卿寻妻不得，使鄢贵告至县衙，顾慥心仍未死，亦到县衙诬告汪宏骗财赖婚，冯三元持刀强娶。鄢贵倚势咆哮，海瑞锁之。适冯莲芳因海瑞传讯私设禁地一案，前来候审，见鄢贵无礼，掴以耳光。海瑞命二衙赵汴湖将众人带至城隍庙候审。时鄢富已将秦氏觅回，鄢懋卿见银，大喜过望，对原委亦不深究。鄢富告知鄢贵被海瑞锁拿，鄢懋卿依秦氏计，使鄢富往见海瑞，请薄责鄢贵，但求了事。所有供应，一概豁免。海瑞闻鄢富主仆勒索民财，逼使鄢富供出贪赃数字。然后缚之，使沿街自数贪污罪状。

##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八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四人役、众家丁、四丫鬟、鄢富、鄢贵同上，鄢懋卿歪帽斜衣上。)

四人役、  
 众家丁、  
 四丫鬟、

鄢富、		
鄢贵	(同白)	哎呀快走哇!
鄢懋卿	(白)	吓煞我也!
	(唱)	淳安县有绿林此话怎讲? 哪有个太平年出了强梁? 步踉跟上土堆举目观望,
	(白)	哎呀!
	(唱)	我夫人五彩舆却在何方?
	(白)	下官鄢懋卿。奉旨巡行监政，同夫人一路而来，到了淳安县地方，忽被强盗抢劫! 亏我跑得快，不然险被强盗打伤。
		鄢富! 鄢贵! 强盗走远了，夫人的五彩舆在哪里?
鄢贵	(白)	哎呀老爷，这就奇了! 强盗并无有抢金银财宝，箱笼也没抬去，独独把轿子连夫人都抬了去了。
鄢懋卿	(白)	怎么讲?
鄢富	(白)	夫人彩舆俱已被抢。
鄢懋卿	(白)	呸! 夫人彩轿被抢，你们怎么不护救?
鄢贵	(白)	老爷，那强盗百十余人，各执刀枪棍棒，打来十分厉害! 小人们被他打得头昏眼花，强盗抢去彩轿我们都不知道。
鄢懋卿	(白)	哎呀不好了!
	(唱)	这件事倒叫我难以猜想? 是强盗他为何不劫行囊? 单抢了五彩舆不见影响?
	(白)	夫人哪!

(唱) 实叫我心如焚珠泪两行。  
 (白) 哎呀且住，我想既是强盗为何不抢金银行李，单劫夫人与彩轿而去！这、这、这是何原故？

(〔内喊卖柴声〕。)

鄢富 (白) 禀老爷：那旁来了一个卖柴的小子，等他到来扯住他问问：本地强盗情形如何？再讲。

鄢懋卿 (白) 好，等来问问他再讲。

(李兴挑柴上。)

李兴 (念) 牧童唱彻青苗路，樵子踏践红叶秋。  
 (白) 卖柴唷！

鄢懋卿 (白) 卖柴的小哥，将柴担放下！

李兴 (白) 老爷敢是买柴么？

鄢懋卿 (白) 柴是要买的，还有一句话问你。

李兴 (白) 你问我什么话？

鄢懋卿 (白) 你这县地方可有强盗、响马没有？

李兴 (白) 我们这县里都是种田读书的良民，没有强盗。

鄢懋卿 (白) 你没看见此地有强盗，可曾有什么强盗的风声么？

李兴 (白) 听倒听说过。

鄢懋卿 (白) 哦，你、你、你听说过？

李兴 (白) 听说过。

鄢懋卿 (白) 你、你、你说与我听听！

李兴 (白) 我去卖柴，哪有功夫和你说闲话呀。

鄢懋卿 (白) 鄢富与他一锭银子，请他将干柴留下！

鄢富 (白) 小哥，把你一锭银子，将柴丢下。

李兴 (白) 一担干柴用不了这多银子。

鄢富 (白) 多的银子老爷也送把你。我们是过路客官，路上丢了家眷，你可将这强盗的风声说与我们听听！

李兴 (白) 我也是听见老人家说的：他这一路而来，所过的州县俱要人伏几千名，还要各样供应，他还要各州县的官吏勒逼百姓，凑办猪羊银钱彩缎，拿去当差。弄得百姓家家户户妻啼子哭，连女人也要拿去抬轿。你听听这王八羔子岂不是与活强盗一样厉害吗。

四人役、  
 众家丁、  
 四丫鬟、  
 鄢富、  
 鄢贵 (同白) 哇！

李兴 (白) 老爷们不要动气，这话我也是听来的风声。

鄢懋卿 (白) 你们不要多口！听他讲。

李兴 (白) 还告诉你们，幸得我们淳安县新任来了一位太爷，名叫海瑞，他不怕事，一概都不供应。听说我们这里百姓安静，不致饿荒。就是我近来听见的这个强盗的风声。

鄢懋卿 (白) 原来如此。你挑柴从北而来，可曾看见有许多人抬一顶花轿过去？

李兴 (白) 五彩轿看是看见的，你问它则甚？

鄢懋卿 (白) 你、你、你看见的？

李兴 (白) 见过的。

鄢懋卿 (白) 好哇，那是我的家眷被轿夫走迷了路，你可看见彩轿抬往哪里去了？说来我重重赏你！

李兴 (白) 抬去的人我却不晓得是谁？远远看见抬往顾家庄去了。

鄢懋卿 (白) 啊。小哥，那顾家庄在哪里？此去有多少路？

李兴 (白) 往北去四十来里路。

鄢懋卿 (白) 我再送你一锭银子，你可领我家人前去寻找？

李兴 (白) 有银子我就破着工夫跟你们走走。

鄢富 (白) 好小哥，银子在此，你快带我们前去！

李兴 (白) 那是自然。

鄢懋卿 (白) 鄢富，你可带了人役，快快跟他去寻找！务必要个实在下落！

鄢富 (白) 是。

鄢懋卿 (白) 我在这破庙中等信，千万把夫人找回才好！

鄢富 (白) 人役们！跟我来呀。

(唱) 救夫人必须要飞奔前往，  
若迟延怕的是不损定伤。

(鄢富、四人役、众家丁同下)

鄢懋卿 (白) 唉！

(唱) 鄢富去但愿得夫人无恙！  
找回来纵失节却也无妨。

(白) 鄢贵，还是你去对知县海瑞去说：他管的好地方出强盗，抢了我倒也罢了，竟将我夫人抬了去，是何道理呀？

(唱) 你叫他带人役快去查访！  
切莫要装聋哑任意倔强。

鄢贵 (白) 小人知道了。

(唱) 前番我见海瑞几乎受仗，  
这回去好讹他要大骂一场。

(鄢贵下。)

鄢懋卿 (白) 唉！

(唱) 恨海瑞不供应又遭劫抢！  
把一个总监政无有下场。  
叫丫鬟搀扶我慢慢前往！

四丫鬟 (同白) 老爷，搀你到哪里去呀？

鄢懋卿 (白) 怎么就不抢了你们去呀？

(唱) 到前面破庙中歇息凄惶。

(众人同下。)

## 【第二场】

(二院子、顾慥同上。)

顾慥 (唱) 许了亲又退亲汪宏可恨！  
不由人不发愁前去抢亲。  
这早晚只觉得坐立不稳，  
快去请魏相公大厅谈心！

院子甲 (白) 请魏相公！

魏应科 (内白) 来了。

(魏应科上。)

魏应科 (唱) 在书房吃喜酒忽听有请，  
听乌鸦与喜鹊喧叫不清。

(白) 呀，顾兄你请我何事啊？

顾慥 (白) 老魏你坐下，我有几句话与你谈谈。

魏应科 (白) 请教什么事？

顾慥 (白) 我们去抢亲的人，这时候还不回来，莫非是冯家花轿从别条路走了？

魏应科 (白) 汪家到冯家总要打天官庙前经过，那是官道，一定是要走的。你放心罢！必会抢来的。

顾慥 (白) 还有一件，抢了来，那汪小姐若是不从，如何是好哇？

魏应科 (白) 顾慥，顾慥，你、你、你真是个书呆子！她是一个闺阁女子，被我们壮丁刀枪棍棒一打一抢，又抬着飞跑飞颠几十里路，抬到这里来，定然是头昏眼花了，就有话也说不出来了。

顾慥 (白) 这话有理。

魏应科 (白) 将她抱上床去成了亲，她就醒了起来变脸，生米已做成熟饭了。况且她父亲亲口许下你的，就是那冯三元还能说出别的话来么？

顾馐 (白) 哈哈老魏呀，你这一肚子坏水，是哪来的主意？真真不错。你我大门外望看望看，抢亲的来了没有？

魏应科 (白) 请！  
(众庄丁抬五彩舆秦氏同上。)

众庄丁 (同白) 禀大爷：亲抢来了。

顾馐 (白) 好好抬进来！

魏应科 (白) 快放鞭炮！

顾馐 (白) 丫鬟，快搀新人下轿！

丫鬟甲 (白) 哎呀好一乘五彩的花轿，阔得很呀！

顾馐 (白) 不必多言，快将新人扶出来！

丫鬟甲 (白) 请新贵人下轿！  
哎呀不好了！新贵人吓昏啦。

顾馐 (白) 怎么好哇？

魏应科 (白) 不妨不妨，在路上撞昏了，快搀到新房里去，扶到床上睡一刻就好了。

顾馐 (白) 丫鬟，好生把新人扶上床去！

丫鬟甲 (白) 是。  
姐妹们好生扶着！好一个美貌的新娘子。

顾馐、  
魏应科 (同白) 好生些！好生些！  
(四丫鬟扶秦氏同下。)

顾馐 (白) 老魏呀，哈哈好一个美貌女子！新娘怎么连盖头都无有呀？

魏应科 (白) 你好糊涂！她在路上抬着一抢一撞，她哪里还有盖头哇？

顾馐 (白) 这话说的是。

众庄丁 (同白) 小人们与老爷叩贺新喜！求赐赏银。

顾馐 (白) 赏银是有的，你们说说是怎么抢回来的？

众庄丁 (同白) 小人们一起，藏在天官庙旁大树林中，远远望见一顶彩轿，还有许多骑马坐轿的奔官道来了。小人们也不问他，一齐棍棒乱打，抢了彩轿飞奔抬着回来。并未与他们争讲什么。

顾馐 (白) 好有用的，每人赏银五十两！

众庄丁 (同白) 多谢老爷！

顾馐 (白) 你们将这顶彩轿抬下去收放好了，别弄坏了。

众庄丁 (同白) 小人晓得。  
(众庄丁同抬轿下。)

顾馐 (白) 老魏，多谢你作媒！

魏应科 (白) 你快些进房去，趁着小姐未曾甦醒，成了亲，完了事！免得她醒了淘气。

顾馐 (白) 正是正是，请到书房多吃几杯喜酒！少陪了，有偏了，正是：  
(念) 秦梅盼得吹箫女，瀛海成为跨凤仙。

(顾馐下。)

魏应科 (白) 哈哈，这件事全亏我的妙计，正是：  
(念) 姻缘虽是前生定，还得红丝一线牵。  
(魏应科下。)

## 【第三场】

(拉帐子。四丫鬟同上，同铺床，代秦氏摘凤冠脱衣，扶入帐内卧。)

四丫鬟 (同白) 请大爷！  
(顾馐上。)

顾馐 (白) 新人安睡了？

四丫鬟 (同白) 睡熟了，昏昏未醒的样子。

顾馐 (白) 你们都出去！预备人参汤伺候。

四丫鬟 (同白) 是。  
(四丫鬟同笑下。顾馐掀帐子看秦氏。)

顾馐 (白) 妙哇！真乃美人也。我顾馐好福气，娶的这样一位美妻。明早一定要去到汪家

谢谢岳父才是。

(顾慥放帐子脱衣入帐。)

顾慥 (白) 啊，小姐醒来！

秦氏 (西皮导板) 一时间心昏迷恍惚不定，

顾慥 (白) 丫鬟，快拿人参汤来！

(丫鬟甲捧汤上。)

丫鬟甲 (白) 大爷，参汤在此。

(顾慥坐起。)

顾慥 (白) 拿来！

(顾慥给秦氏饮。)

秦氏 (唱) 梦初醒人困倦昏昏沉沉。

顾慥 (白) 小姐请用参汤！

(顾慥抱秦氏起。)

秦氏 (白) 啊？

(唱) 舌尖上香喷鼻多少滋润，

顾慥 (白) 小姐。

秦氏 (白) 呀！

(唱) 这景况劫抢我是假是真？

(白) 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所在？

顾慥 (白) 鄙人顾慥便是。久慕娘子才貌，因此不惜数千金之聘，亲去恳求，令尊面许，将娘子嫁我。

秦氏 (白) 哦，大人亲自面许！将我嫁你？

顾慥 (白) 正是。后来他又反悔将小姐另许冯家。

秦氏 (白) 又许什么冯家？

顾慥 (白) 鄙人心中岂肯让此亲事？为此差人打听冯家初一日用花轿到贵府迎娶小姐，因此我命家丁中途路上将小姐彩轿抢来，今幸得成百年之好。明日当请令尊太宰赔罪！

秦氏 (白) 哎呀，我只说是强盗劫抢，原来是你为婚姻之事，错抢我鄙府的掌印的夫人。好奴才，你害杀我了！

(唱) 我只说江洋盗图财害命，

却原来行强暴劫抢婚姻。

鄙大人在江浙官居极品！

这件事你想求活万万不能。

顾慥 (白) 哎呀小姐呀！你怎么又许了鄙大人？真真是乱极了。

秦氏 (白) 住了！我乃总理监政鄯懋卿的原配夫人。同我老爷巡查监政从此经过，我只说你们是江洋大盗，原来你是为婚姻之事抢亲，错抢我诰命夫人，竟敢淫污了我的身体。少时即有官差捉拿与你，要你的狗命啊！

(唱) 你就抢民间女也难活命！

何况我监政妻诰命夫人。

顾慥 (笑) 哈哈！

(唱) 劝贤妻你休要瞒山过岭！

就扯谎莫哄我富绅之人。

(白) 哈哈，你就是说谎我也不信。

秦氏 (白) 你不信，难道我还是闺阁幼女不成么？少刻官兵到来，你方知道是要你的命呀！

(顾慥沉思。)

顾慥 (白) 哎呀是了。

(唱) 这一言提醒我心头猛省，

(顾慥细看秦氏。)

顾慥 (白) 哎呀！

(唱) 果然她不是个闺女之身。

秦氏 (白) 我不说谎罢。

顾慥 (白) 哎！

(唱) 莫不是真弄错半疑半信？

却叫我无主张冷水一盆。  
秦氏 (白) 好强盗! 还不快快送我出去呀?  
(唱) 玷污我贞节体全不要紧,  
却怎么还不肯送我出门?

(丫鬟甲上。)  
丫鬟甲 (白) 大爷, 不好了!  
顾慥 (白) 什么事惊慌?  
丫鬟甲 (白) 外面有什么鄢府家丁打来了! 说我家抢了他夫人。  
顾慥 (白) 哎呀完了, 这乃是真, 如何是好?  
秦氏 (白) 好强盗! 还不送我出去。  
顾慥 (白) 哎!  
(唱) 这件事弄错了果真要命!  
只急得心慌乱冷汗如冰。  
全是我冒失过理应跪请!

(顾慥跪。)  
顾慥 (唱) 望夫人饶恕了狗命残生!  
(白) 哎呀我的好夫人, 求你救命啦。  
(顾慥抱秦氏腿哭, 秦氏推开, 顾慥抱住。秦氏足踏, 顾慥哭求。)  
秦氏 (白) 好大胆的贼子, 还敢如此呀!  
(唱) 我看你这行为犯罪已定,  
你还敢假殷勤前来求情。  
顾慥 (白) 夫人呀!  
(唱) 这也是三生幸有此缘分,  
五彩轿重礼拜相送出门。  
(白) 丫鬟! 你快去请魏相公叫他拦住鄢府的管家, 说夫人在我后堂并无损伤破坏,  
一点也不曾弄坏夫人。用了酒饭就出来了。  
丫鬟甲 (白) 是。  
(丫鬟甲下。)  
秦氏 (白) 胡说, 快送我出去!  
(顾慥拉住秦氏, 跪。)  
顾慥 (白) 夫人哪, 实是要求夫人救命! 若不救我, 我就死在夫人面前, 免得现了夫人的丑哇。  
(顾慥抱秦氏腿大哭。)  
顾慥 (哭) 哎呀, 我的好夫人哪!  
(秦氏想, 看顾慥, 秦氏呆想。)  
秦氏 (白) 我问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家?  
顾慥 (白) 学生姓顾名慥是个秀才。  
秦氏 (白) 哼哼, 好一个秀才, 好个慥的名字, 难怪你作事这样冒失了!  
顾慥 (白) 一时冒失该死该死!  
秦氏 (白) 我看你房中光景是有钱之家, 又是个秀才, 怎么作出这样无礼之事来呢?  
顾慥 (白) 只因本处告职太宰汪宏将女儿许我为妻, 已经过聘。忽然又把女儿另许给秀才冯三元, 故此学生恼怒, 命人抢亲。不想他们误将夫人接来! 这也是你我前生有一会之缘。夫人若不肯怜救, 情愿死在夫人膝下, 决不敢放夫人出去作乖弄丑哇!  
(顾慥大声哭, 秦氏看顾慥。)  
秦氏 (白) 你一定要我救你?  
顾慥 (白) 正是。  
秦氏 (白) 难道说就这么白抢了来, 白送出去不成吗?  
顾慥 (白) 若夫人恕罪! 说与大人不办不究, 学生情愿奉送夫人一万两银子买花戴。  
秦氏 (白) 一万银子就能买得我替你说话? 再说一万银子买你这一条活命, 只怕太便宜罢? 话又说回来了, 一万银子就买得着诰命夫人伴你吗?  
顾慥 (白) 这、这、这, 只要夫人开恩饶了我, 二万两银子孝敬夫人如何?  
秦氏 (白) 两万两银子, 只够买你这一条活命, 难道被你污辱白白罢了不成?

顾慥 (白) 只求夫人开恩，再送一万两遮羞银子，夫人饶了罢！  
 秦氏 (白) 统共三万两？  
 顾慥 (白) 孝敬夫人。  
 秦氏 (白) 也罢，看你是个斯文人，说得可怜，你起来商量！  
 顾慥 (白) 谢夫人开恩！  
 秦氏 (白) 还有一层，你抢我来是惊天动地！四邻八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一出去怎么能够瞒得过众人的眼去？总要想个法子遮羞遮羞才能无事。  
 顾慥 (白) 学生我是吓糊涂了，求夫人拿个万全主意！  
 (秦氏想。)  
 秦氏 (白) 哎，也罢！只好说你是吾的一个干儿子，因为要接我来住几天，恐怕干爹大人不肯来打扰，故此差人硬抬了来。就是这个主意，好也不好？  
 顾慥 (白) 妙极，妙极，这主意顶好。如此干娘请上，干儿叩头！  
 秦氏 (白) 慢慢慢，难道说你认干娘，就白认不成吗？  
 顾慥 (白) 是是是，再孝敬干娘一万两。  
 秦氏 (白) 干娘是依了，只怕干爹不依呀。  
 顾慥 (白) 是的，再孝敬干爹一万两。  
 秦氏 (白) 干娘一万两，干爹一万两，前后共算五万两。  
 顾慥 (白) 五万两。  
 秦氏 (白) 好，快去把现银子兑好，送我出去！  
 顾慥 (白) 丫鬟！快到账房叫总管兑五万两现银子，送我干娘出门！  
 丫鬟甲 (白) 是。  
 (丫鬟甲下。)  
 顾慥 (白) 干娘啊，请你哪把衣冠穿戴好了，到儿的客厅吃几杯喜酒！  
 秦氏 (白) 唉，我哪里还吃得下去，快替我把衣冠穿好了！  
 (秦氏换衣。)  
 秦氏 (白) 儿呀！  
 (唱) 这才是前生债还之不尽，  
 我丢了风流你丢了纹银。  
 顾慥 (白) 干娘，这早晚我又舍不得你哪走哇！  
 秦氏 (白) 唉，干儿子呀！  
 (唱) 你再化五万银再来相请，  
 哎呀呀，不敢再请了，好干娘，好生走罢！  
 顾慥 (白) 干儿子呀！  
 秦氏 (白) 到堂前你须要假献殷勤！  
 (唱) 干娘好生走！  
 顾慥 (白) 干儿随娘来！  
 秦氏 (白) 儿来了。  
 顾慥 (白) 儿来了。  
 (秦氏、顾慥同笑下。)

## 【第四场】

(魏应科上。)  
 魏应科 (唱) 在书房正得意欢呼畅饮，  
 忽听得大堂上大闹喧声！  
 (白) 哎呀呀，方才我正在书房饮酒，家丁报道鄆府人役来在前厅打闹。口说抢了他的夫人，内里丫鬟又说夫人在内好好吃了点心就要出来，这事是怎么闹的，叫我莫名其妙？  
 (众庄丁同上。)  
 众庄丁 (同白) 不好了，鄆府人役打进内厅来了！  
 魏应科 (白) 你们不可动手，与爷惹祸！  
 众庄丁 (同白) 是。  
 (众庄丁同下。李兴引鄆富、众家丁同上。)  
 李兴 (白) 众位老爷，随我来！

(唱) 我只为图银钱指引路径，  
这就是顾家庄顾慥的门庭。

(白) 老爷们，这就是顾家庄顾慥的住宅了。

鄢富、  
众家丁 (同白) 好了，好了，五彩舆在此，夫人必在此地。

李兴 (白) 既然花轿是你们的，算我指引对了。没有我的事，我要作买卖去了！

鄢富、  
众家丁 (同白) 去罢！

李兴 (白) 正是：

(念) 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

(李兴下。)

鄢富 (白) 众伙计好好堵住前后门，不要放走强盗！好强盗，住的这样高楼大厦！竟敢把鄢府夫人抢来，伙计快将他灯彩桌椅打烂！

魏应科 (白) 众位大爷不要动手，有话慢慢的说，此地没有强盗，是富户房屋哇。

鄢富 (白) 呀呀呸！我们一路赶来到此，五彩轿就是赃证。  
众伙计，将这贼捆起来拷打！

(众家丁同捆魏应科。)

魏应科 (白) 捆不得，我是个秀才。

鄢富 (白) 住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小小一个秀才就敢擅抢诰命夫人。  
众伙计打呀！

(众家丁同乱打，魏应科头青眼黑。)

魏应科 (白) 不要打！我有话说。

鄢富 (白) 慢些动手，且听他说，夫人如今在哪里？

魏应科 (白) 夫人是这里姓顾的抢了来的，现在后面。一刻就出来的，不与我什么相干！求爷们放了我罢！

众家丁 (同白) 你是顾家什么人？

魏应科 (白) 我是来吃喜酒的。

鄢富 (白) 不管抢人有你无你，快说把夫人藏在哪儿，就饶了你。

魏应科 (白) 你们不用打，待我叫他出来。

众家丁 (同白) 快喊！

魏应科 (白) 喂！丫鬟姐快请夫人出来呀！

四丫鬟 (内同白) 来了来了！

(四丫鬟抬银箱同上，顾慥、秦氏同上。)

秦氏 (唱) 五万银救你的命休对人讲！

顾慥 (白) 干娘啊，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纵死不能说出口的呀！

秦氏 (白) 好儿子啊。

众家丁 (同白) 夫人出来了，好了。

秦氏 (白) 干儿呀！

(唱) 好亲戚从今后须要情长。

(白) 我说干儿子，你既要接我来走走，明言何妨啊？怎么还是这样小孩子呆气，你怎么稀里糊涂的一抢呀？几几乎把我吓坏了。

顾慥 (白) 儿子回干娘的话：孩儿本当明说，接您到干儿舍下走走，恐干爹不准，要送银子去，儿一想我干爹是个清官，决不受财，一定不收。只得叫人在半路上抬了干娘来，当面孝敬。不料庄丁粗鲁，几乎吓坏了干娘。

(鄢富、众家丁同惊。)

鄢富 (白) 哎呀！此人原来是夫人的干儿子，几乎把小人们吓死！请夫人急急转去，老爷在庙中急坏了。

秦氏 (白) 干儿呀，我们不要耽搁，怕老爷挂心哪。

众家丁 (同白) 正是。

顾慥 (白) 众位管家远路而来，每人送纹银五两买酒吃。

众家丁 (同白) 多谢干少爷！

魏应科 (白) 好吗，你们干娘干儿子和和气气，把我捆着挨打？

鄢富 (白) 哎呀呀，这是我们不知，伙伴们，快快松开！



顾慥 (白) 都闹错了，两下休怪！

魏应科 (白) 我是一个秀才，无故挨打，是要恼的。

顾慥 (白) 哎呀老魏，你、你有话候夫人走了再讲不迟！  
庄丁们快抬五彩轿来！丫鬟搀夫人上轿！

秦氏 (白) 干儿子那银子呢？

顾慥 (白) 在这里。

秦氏 (白) 鄙富，快把银子押着同我走。

鄙富 (白) 是。

(四轿夫同抬轿上。)

四轿夫 (同白) 轿来了！

顾慥 (白) 请干娘上轿！

秦氏 (白) 顾慥哇。

顾慥 (白) 干娘！

秦氏 (白) 儿啊！

(唱) 我虽然得了你银五万两，  
从今后学好人莫要轻狂！

顾慥 (白) 多承干娘指教！

秦氏 (白) 干儿啊！

(唱) 多谢你伺候我忙把轿上，  
慢待干娘了！

顾慥 (白) 儿啊！

秦氏 (唱) 你闲暇到吾衙走走何妨。

(四轿夫抬秦氏同下。鄙富、众家丁同下。)

顾慥 (白) 哎呀！好险哪！

(唱) 若不是有银钱几乎命丧！

魏应科 (白) 唉，老顾吓！

(唱) 你成亲打的我浑身是伤。

(白) 好打！好打！我是不依的。

顾慥 (白) 老魏呀，你还不依呀，这是你出的好主意！险乎送了我这一条性命，出脱了我五万两银子，想个认干儿子的主意，方解了此难。你还吵些什么？

魏应科 (白) 这是庄丁们抢错了，与我什么相干哪？

顾慥 (白) 管家的呢？

院子 (白) 在。

顾慥 (白) 将那些去抢亲的人赏银追回，每人打他廿皮鞭！

院子 (白) 去抢亲的人赏银追回，每人打他廿皮鞭！

(众庄丁内同应。)

魏应科 (白) 哎呀，痛呀！

顾慥 (白) 魏兄你忍着些，不要着急！我送一斤人参与你养伤。

魏应科 (白) 别人没伤的弄了五万银子去，我这挨打的，打的这般光景，就送一斤人参？你忒过意了。

顾慥 (白) 哎呀老魏，你我的交情哪在银钱份上。这门亲事若能弄到吾手，就送几千两银子与你，又值什么。

魏应科 (白) 这样说么，我还有主意。

顾慥 (白) 好，你又有什么计策？快快说出大家商议。

魏应科 (白) 如今新任县官是个有威力的，名叫海瑞。现在我浑身是伤，你我去告汪宏：告他骗财赖婚，告冯三元持刀强娶，将我媒人打伤，我一口咬定，何愁县官不把汪宏的女儿断与你为妻呀。

顾慥 (白) 妙哇！真乃好计。趁着你有伤，就去告他。  
家院！

院子 (白) 有。

顾慥 (白) 快拿一块门板来抬着魏相公到县衙去告状！

院子 (白) 门板有了。

顾慥 (白) 魏兄好生睡上去。

(魏应科躺在门板上。)

顾慥 (白) 抬好了，老魏你要哼哼！  
 魏应科 (白) 唉，老顾哇，你叫我作的媒人，挨打不讨好，还要装恙，哎呀，哼哼，哼哼。  
 顾慥 (白) 装的像呀！  
 (唱) 魏应科你倒也装得很像，  
 抬了去见知县官司一场。

(顾慥抬魏应科同下。)

### 【第五场】

(冯三元上。)

冯三元 (唱) 怨姑父他为人爱财如命，  
 幸喜得姑母贤爱我恩深。  
 碧玉坠将表妹许我为聘，  
 这几日烦姐姐料理费神，  
 (白) 吾冯三元。只因汪家姑母将表妹许我为婚，可笑姑父又将表妹另配丑鬼顾慥为室。姑母大怒与姑父吵闹一场，叫我初七日备办彩轿执事前去迎亲！幸得我姐姐当家能干，吩咐家人买办。虽然齐备，日子近了，请姐姐出来商量商量。  
 有请姐姐！

冯莲芳 (内白)

来了。

(冯莲芳上。)

冯莲芳 (唱) 买罢东又买西收拾齐整，  
 这几日为喜事手足不停。  
 冯三元 (白) 姐姐请坐！  
 冯莲芳 (白) 你有什么事请吾？  
 冯三元 (白) 弟喜期近了，请问姐姐还用何物，好去备办？  
 冯莲芳 (白) 那些事，哪里还用着你操心！五彩轿执事前天就办齐了，酒席、彩灯、床帐、马桶无不周全，就是没有请客。  
 冯三元 (白) 客是要请的，可曾具帖？  
 冯莲芳 (白) 帖是具了，尽请的不化钱的白吃猴，我想请几位多出份子的帮帮忙才好。  
 冯三元 (白) 也要请几位体面老爷来好看些。  
 冯莲芳 (白) 别说啦，如今老爷们更不化钱。  
 冯三元 (白) 他来纵不化钱，也蚀不了什么去，何妨接来体体面面！  
 冯莲芳 (白) 他来白吃一顿，擦擦嘴说后补我们份子，我们倒折了本了。倒不如好吃喝我们家宴，省了张罗他们。  
 冯三元 (白) 言得亦是。

(老苍头上。)

老苍头 (念)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白) 禀姑娘、相公！本县右堂赵老爷来拜，要会姑娘、相公，当面讲话。  
 冯三元 (白) 啊，赵二衙来有什么事？  
 冯莲芳 (白) 想必听说你娶妻来贺喜，要想白吃？  
 冯三元 (白) 正说没有官客来的，正好凑趣呀。  
 冯莲芳 (白) 慢着慢着！我们又没请他，平白要来会我，必不是来贺喜。我要见见他，看他来有什么事？  
 苍头，说有请！  
 老苍头 (白) 有请赵老爷！

(四人役、赵汴湖同上。)

赵汴湖 (念) 试看纱帽繁华客，何如林泉旧世家。  
 冯三元 (白) 老父台驾临寒舍，未曾远迎，望乞恕罪！  
 赵汴湖 (白) 岂敢！下官因有一事来与令姐一见，故而轻造贵府。  
 冯莲芳 (白) 老父台万福！  
 赵汴湖 (白) 小姐少礼！  
 冯莲芳 (白) 不知父台降临，有何见论？

赵汴湖 (白) 有人告了小姐贤契，下官奉本县堂翁之命，特唤二位上堂质讯！并黑驴一匹请烦交出！

冯三元 (白) 哎呀这还了得！

冯莲芳 (白) 呸！怕什么？

赵汴湖 (白) 喂，请问二老爷什么人告我们？

冯莲芳 (白) 赶驴的王三。

赵汴湖 (白) 他为什么告我？

冯三元 (白) 他告你，他赶着驴从你门前经过，你将他骑驴的客人碰倒，反将他的驴牵去了。为此本县命下官带领王三前来取驴，并唤贤姐弟到堂讯问。

冯三元 (白) 这是有的。

老苍头 (白) 苍头！

冯三元 (白) 有。

老苍头 (白) 快将黑驴牵来还他，免得惹事。

冯三元 (白) 是。

(老苍头下。)

冯莲芳 (白) 住了！告状也要个对头，王三在哪里？

赵汴湖 (白) 左右，叫王三进来！

四人役 (同白) 王三快进来！

(王三上。)

王三 (白) 小人叩头。

赵汴湖 (白) 王三，你的驴，可是冯姑娘抢的？

王三 (白) 是冯姑娘抢的。

赵汴湖 (白) 姑娘，王三已经认了，还有何说？

冯莲芳 (白) 有的有的，他的驴践踏了我的龙脉，难道不该牵他的驴吗？烦二老爷回去禀复大老爷，照我这话销差。

赵汴湖 (白) 姑娘不要胡说，本县大老爷今非昔比，乃是一位正直无私的能员。请你就走罢。左右，取链子来与冯相公带上！

四人役 (同白) 是。

冯莲芳 (白) 哎呀！你弄链子锁人，犯了什么大罪？

赵汴湖 (白) 私立禁地，横霸乡里，强抢民物，殴辱官长，这罪也就不小。

冯莲芳 (白) 呸，胡说！你当初图了我的钱替我出的告示门禁。现今贴在门前。怎么你又来锁我们，好赃官！

(唱) 我冯家祖高官子好百姓，  
守田园并无有犯法之人。

(冯莲芳揪胡子乱打赵汴湖。)

赵汴湖 (白) 好打打，胡子都揪掉了，人役们快救快救！

(四人役同应，同走拢欲救。)

冯莲芳 (白) 谁敢近前！

(冯莲芳足踏三人役倒下，四人役不敢向前。)

四人役 (同白) 好厉害的丫头！

赵汴湖 (白) 眼打肿了，胡子扯去一半。好冯姑娘饶了吾罢！

冯三元 (白) 这便怎好？姐姐放手罢！

冯莲芳 (白) 哎！

(唱) 不打他必锁我两下争论，  
赴不起单刀会却来怎生？

(冯莲芳打，赵汴湖喊救，冯三元跪。)

冯三元 (唱) 他乃是朝廷官奉了命令，  
书香家凡百事以理而行。

(白) 哎呀姐姐，这事本不与赵老爷相干，他不过奉本县之命而来。况且我家抢驴是真，若再一打，兄弟之罪更重了。

(冯三元哭。)

赵汴湖 (白) 好好好，三元贤契说得是。

冯莲芳 (白) 不是我爱打人，赵老爷，请问你？

赵汴湖 (白) 请讲!

冯莲芳 (白) 我家门前不许人骑着牲口行走, 我屡次写牌挂在树上总不理, 还是要走。后来我气急了, 送了你廿两银子, 你出了告示, 禁止行人。又出个门禁吓唬乡里, 这都是你得了钱写了来的。如今你又来锁我们, 这不是诱人犯法么?

赵汴湖 (白) 哎呀呀! 我先前乃是好意, 谁知新任堂翁不好说话, 闹出事来。

冯莲芳 (白) 也罢, 我放了你, 问你。

赵汴湖 (白) 哎呀呀, 胡子扯掉了一半, 可惜可惜。

四人役 (白) 老爷吃了亏了。

赵汴湖 (白) 无妨、无妨。

冯莲芳 (白) 请问你, 新任县官到底姓什么?

赵汴湖 (白) 姓海名瑞字刚峰, 是个主事改降的。真真是个不好说话的人。如今你们不去我不敢强逼, 只怕海瑞得知必须详禀。先将三元贤契的秀才革去, 再差人来办, 那就闹大了。

冯三元 (白) 哎呀, 赵老爷说得是啊, 你要救救我的功名才好!

冯莲芳 (白) 论理我是不怕人, 慢说海瑞, 就是海岛我也不怕。

赵汴湖 (白) 那是我知道的。

冯莲芳 (白) 不过吾兄弟是个老实人, 叫他独去见官, 我也不放心。罢啦, 我就同他去走走, 会会新任海太爷, 谈谈赵老爷得银子出告示的案, 看他怎样发落与我?

赵汴湖 (白) 哎呀呀, 好冯姑娘, 出告示的话断断说不得! 你要说出来, 我这顶破纱帽断送你手。

(赵汴湖跪。)

赵汴湖 (白) 求冯姑娘格外开恩!

冯莲芳 (白) 我不说出来, 你说我不服法令, 殴打官长了。

(赵汴湖起。)

赵汴湖 (白) 唉呀, 那我断不敢说, 只当我走黑道被鬼打了。

冯莲芳 (白) 你就是不说, 海太爷见你鼻青、眼肿, 须发扯掉, 岂不问你?

赵汴湖 (白) 若问我只能说掉下马来在树根上碰坏的。

衙役们!

四人役 (同白) 有。

赵汴湖 (白) 千万不可泄露!

四人役 (同白) 我们全不敢做声。

王三 (白) 小人只要有了驴子, 我更不敢多嘴, 反而得罪老爷、姑娘。

赵汴湖 (白) 好哇, 请姑娘先骑上驴, 快走罢!

冯莲芳 (白) 拿链子来!

赵汴湖 (白) 岂敢, 只要姑娘不说别的话就够了, 哪里还敢锁链。

冯莲芳 (白) 院子呢?

老苍头 (白) 有。

冯莲芳 (白) 好生看守门户! 我同相公到县衙, 半日即回家, 不可大意!

老苍头 (白) 老奴知道。

冯莲芳 (白) 赵老爷请走罢!

赵汴湖 (白) 姑娘坐轿? 是乘马?

冯莲芳 (白) 不瞒你说, 我这双脚一天能走二三百里路, 请走罢!

(老苍头牵驴交给四人役。)

冯莲芳 (唱) 非是我怕了你上县听审,  
皆因是小兄弟秀才前程。  
赵老爷你只管骑马先请!

(四人役、赵汴湖、冯三元、王三同下。)

老苍头 (白) 小姐早些回来!

冯莲芳 (白) 我知道。

(唱) 会一会海刚峰清官能人。

(冯莲芳下。老苍头下。)

## 【第六场】

(四人役、海瑞同上。)

海瑞 (唱) 淳安县好一派野花满道，  
看青山赏绿水耕读渔樵。  
想忠良为官者何分大小，  
只要是爱黎民效忠圣朝。

(白) 下官海瑞，蒙圣恩特授浙江淳安县知县。刚刚接任，便接到鄢懋卿传牌，要本县供应人伕、公馆。是我将他头站家丁打走，惟恐调弄是非，为此亲自出城迎接，当面抵挡，免得他骚扰我的百姓。

左右！快行者。

(唱) 鄢懋卿在朝中恰似粪草，  
他升任到浙江更觉自骄。  
吾今日作县令自有圈套，  
秉忠正哪怕他火焰天高。

(鄢贵骑马上。)

鄢贵 (唱) 奉主命贼盗事叫淳安县晓，  
(白) 哦！  
(唱) 我一见海知县怒气中烧。  
(白) 好哇，海老爷，你来得正好，敢莫是带领人役去捉拿强盗吗？

海瑞 (白) 你不是鄢府头站家丁么？

鄢贵 (白) 正是。

海瑞 (白) 你不去打头站，还在本县地方作什么？

鄢贵 (白) 呀呀呸！你还装糊涂么？大人在天官庙前被响马大盗抢劫了，叫我来报与你，命你捉拿要犯！这不是要你的供应，还敢打我不成？

(海瑞吃惊。)

海瑞 (白) 哦，鄢大人在天官庙地方被响马劫抢了？

鄢贵 (白) 你还假装不知吗？

海瑞 (白) 有多少贼？抢了多少箱囊银钱？

鄢贵 (白) 贼有百十余人，刀枪棍棒，蜂拥而来，未抢去银钱。

海瑞 (白) 哎呀！不劫银钱，可曾伤了性命？

鄢贵 (白) 不曾杀人，单单把五彩舆连夫人都抬着走了，踪迹全无。鄢大人说啦，你养盗殃民，若不即刻拿获贼人，慢说你的官职，只怕你性命难保！

海瑞 (白) 哈哈，我只当是什么事，原来是贼盗强抢夫人，你也不用吵闹，是真是假，本县面见大人，便知详情。

鄢贵 (白) 好哇，正要你去见大人。

海瑞 (白) 左右！

四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催马！  
(唱) 是强盗为什么不抢珍宝？  
独抢去五彩舆所为哪条？  
细思想这情由令人可笑！  
我到任偏遇着这样蹊跷。

(四家丁抬魏应科同上，顾慥上。)

顾慥 (白) 哎呀，这都是县里公差，县太爷往哪里去？

海瑞 (白) 人役们！

四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问问他们抬的什么人？往哪里去的？

四人役 (同白) 呔！抬的什么人？往哪里去的？

顾慥 (白) 我们到县衙喊冤的。

四人役 (同白) 你们喊冤的，这就是县太爷。

顾慥 (白) 原来海父台，生员顾慥，叩见父母。

海瑞 (白) 顾生员所抬何人？所告何事？

鄢贵 (白) 嗨，大人你倒还有闲情逸致，还有心问过路人，你不管大人的正事？

海瑞 (白) 大人的事也要办，小人的事也要办，顾生员你只管讲！

顾慥 (白) 是。

鄢贵 (白) 哪里要紧都不晓得，这种人也来作官！

顾慥 (白) 生员费了数千金之聘礼，定卸任太宰汪宏之女为妻。不意汪宏又将他女儿另许生员冯三元为室。生员托媒人魏应科与那汪宏去说理，汪宏仗势欺人，反将媒人魏应科打伤，特此禀告。幸而路遇青天太爷，恳求明断！

鄢贵 (白) 这算不了什么大事。  
海太爷，请你快走罢！

海瑞 (白) 事虽不大，总要问个明白。  
人役们！

四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验验魏应科有伤无伤？

四人役 (同白) 是。

(四人役同看魏应科身。四人役、王三、冯莲芳、冯三元、赵汴湖同上。)

赵汴湖 (唱) 可笑我今做了灶王爷容貌！  
拿人来好一似龙图老包。

(白) 堂翁因何在此？  
带好人犯，在此伺候！

四人役 (同白) 是。

赵汴湖 (白) 冯小姐少候片时。

冯莲芳 (白) 是了，瞧你的。

赵汴湖 (白) 堂翁因何在此？冯氏姐弟唤来了。

海瑞 (白) 驴子可曾牵来？

赵汴湖 (白) 也取来了。

海瑞 (白) 啊年兄，你脸上青肿为何？

赵汴湖 (白) 卑职跌下马来，在树根上碰肿了。

海瑞 (白) 原来如此。请少待！

赵汴湖 (白) 是。

鄢贵 (白) 又来了一件瘟事跟着麻烦，快走罢！

四人役 (同白) 禀老爷：验得魏应科浑身上下俱是拳脚伤痕。

海瑞 (白) 起过了！

四人役 (同白) 是。

顾慥 (白) 哦！这不是冯三元么？你也犯了法了。  
禀父台：霸占生员的婚姻，就是这个冯三元。

海瑞 (白) 哦，就是这个冯三元？

顾慥 (白) 正是。

海瑞 (白) 且站一旁！

顾慥 (白) 是。

海瑞 (白) 将冯三元、冯莲芳带在马前问话！

四人役 (同白) 是。  
冯氏姐弟马前回话！

冯三元 (白) 生员冯三元叩见老父台！

冯莲芳 (白) 哎呀，这不是骑驴踏我们的龙脉那个人吗？原来你就是本县太爷，诚心作践我们龙脉呀！如今还拿我们来，想是要问斩罪么？

海瑞 (白) 好个官家小姐。

冯莲芳 (白) 官家小姐，难道说是假的不成吗？

海瑞 (白) 冯三元身入学门，亦读孔贤之书，必达周公之理，岂不晓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你们门前乃是官马大路，为何听从姐姐之言，立牌出示，不准行人来往。是何理也？

冯三元 (白) 生员年幼只晓读书，不干外事。家姐之错，望父台推念斯文，俯垂宽恕！

鄢贵 (白) 哎呀呀，了不得了！海太爷你真不懂事，怎么和秀才讲起书理来了？

海瑞 (白) 哇！好不知理，本县审事，乃是朝廷公法。为何擅敢多言？

鄢贵 (白) 哎呀呀，这话越发的糊涂了！难道说鄢大人的事就不是公事吗？

海瑞 (白) 不论何事，我都要办的。不用多口！

鄢贵 (白) 海大人，你再若不去，我就要抓着你走了。  
 海瑞 (白) 哈哈，且少候片时！  
 冯三元我还要问你，为何霸占顾慥的妻室，强抢婚姻？  
 冯莲芳 (白) 哎呀哎呀，这是什么话？我姑母将表妹许吾兄弟为妻，初七日迎娶还未完婚，怎么说强抢霸占他妻子？这不是胡说吗？  
 海瑞 (白) 呸！女子不许多言！本县自有道理。  
 鄢贵 (白) 呸，海瑞，你当真不怕死！这种大事，你故意耽延，必是你与强盗分赃，不肯捉拿。  
 海瑞 (白) 哇！大胆奴才！本县早已明白抢你夫人的业已有了着落，竟敢在此吵闹！来，与我锁了！  
 鄢贵 (白) 越发了不得了，海瑞不顾王法了！  
 (鄢贵打海瑞。)  
 海瑞 (白) 快锁了！  
 (唱) 虽只是七品官朝廷纱帽，  
 你一个胥下奴敢来放刁！  
 抢夫人莫不是生员顾慥？  
 审问他岂容你一旁唠叨！  
 (顾慥惊。)  
 顾慥 (白) 哎呀神哉神哉！  
 鄢贵 (白) 呀呀呸！  
 (鄢贵被锁。)  
 鄢贵 (唱) 既然是你晓得何人抢轿，  
 因何故乱锁我莫非要放逃？  
 (白) 呸，海瑞，你就是强盗，你敢锁我？你敢同我去见大人，算你是好汉？  
 (鄢贵乱碰，四人役同阻止。)  
 海瑞 (白) 哎呀呀，可了不得了！好恶奴！  
 来，将锁链与本县扣在手上。  
 四人役 (同白) 小人不敢。  
 海瑞 (白) 快些锁上！  
 (唱) 你仗着鄢懋卿横行霸道，  
 哪知我淳安县也是英豪。  
 朝廷的锦衣冠你敢撕掉？  
 (白) 来来来，你敢撕我的官衣？  
 鄢贵 (白) 不敢。  
 海瑞 (白) 谅你也不敢哪！  
 (唱) 就同去问贪官哪怕波涛。  
 冯莲芳 (白) 气死我也！  
 (唱) 哪里有奴欺主礼义全扫？  
 不由我旁观人怒气冲霄！  
 (白) 呸！不怕你是宰相的家人总是个奴才。真是没有王法，想必仗着你有力气？叫你知道我女阎王的厉害。  
 (冯莲芳打鄢贵嘴巴。)  
 冯莲芳 (唱) 自古说尊卑讹贵贱不晓？  
 (冯莲芳打鄢贵。)  
 冯莲芳 (唱) 要知道女阎王手段更高。  
 鄢贵 (白) 哎呀好打，反了反了！  
 海瑞 (白) 冯莲芳快住手！  
 赵汴湖 (白) 冯姑娘动不得手哇！  
 海瑞 (唱) 公与私我和他自有提调，  
 你女子切不可任意胡闹。  
 (白) 赵年兄，你将他们一干人等，带往城隍庙中住宿，好生照管，不可凌辱他们。一面去唤汪宏，亲自来入城辩理。候本县见了鄢懋卿回衙审问，不可违悞！  
 赵汴湖 (白) 你们随我入城候审！

(四人役、王三、冯莲芳、冯三元同下。)

赵汴湖 (唱) 施一礼别堂翁吩咐开道!  
进城去理公事便知分晓。

(赵汴湖下。)

海瑞 (唱) 赵二尹带人证进城去了,  
刁恶奴你且请去把差销。

鄢贵 (白) 走哇!

海瑞 (唱) 众人役分前后保护引道!

(白) 哈哈, 恶奴才呀!

(唱) 碰着我海刚峰不死脱毛。

(海瑞、鄢贵、四人役同下。)

### 【第七场】

(众家丁、四丫鬟、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唱) 细想我鄢懋卿无有大过,  
我的妻被人抢却是何为?  
莫不是海知县作弄与我?  
哪有个太平年强盗这多?

(白) 唉, 我鄢懋卿运气好不济也! 千方百计, 刚得了一个好缺, 不幸夫人被强盗抢去, 生死难保? 我命鄢富带人去找。又命鄢贵报告淳安县知县。这般时候, 两边音信全无, 好不急煞我也!

(唱) 好一似灶上蚁心急如火,  
眼望穿对苍天口念弥陀。

(鄢富上。)

鄢富 (唱) 接夫人本是那顾慥之过,  
急回来禀主人快乐呵呵。

(白) 禀老爷! 夫人回来了。

鄢懋卿 (白) 鄢富, 夫人找着了?

鄢富 (白) 找着了, 原轿抬回。小人恐老爷着急, 先来送个喜讯。

鄢懋卿 (白) 好好, 你是中用的管家, 回衙重重有赏。吩咐快把夫人的彩轿抬进庙来!

鄢富 (白) 快把夫人的彩轿抬进庙来。

(四轿夫、秦氏同上, 众家丁同抬银上。)

四丫鬟 (同白) 好好好, 夫人回来了。

鄢懋卿 (白) 快请夫人下轿!

(四丫鬟同扶秦氏下轿。)

鄢懋卿 (白) 哎呀呀, 夫人受惊了!

秦氏 (白) 不受惊, 不受惊, 鄢富, 你们把银子抬到一边, 装箱上捆!

鄢富 (白) 伙伴们, 将夫人带来的银子装箱上捆!

(众家丁、四轿夫同下。)

鄢懋卿 (白) 啊夫人, 哪里来的这许多银子啊?

秦氏 (白) 我告诉你, 太平世界哪有强盗抢人哪! 原来是我干儿接我去了。

鄢懋卿 (白) 你哪里有什么干儿子啊?

(秦氏丢眼色。)

秦氏 (白) 你又忘记了, 进庙再说。

丫鬟们, 快去跟他们把银子与我收拾好了!

四丫鬟 (同白) 是。

(四丫鬟同下。鄢懋卿、秦氏同两望。)

秦氏 (白) 老爷, 只怕把你吓了一大跳吧?

鄢懋卿 (白) 那不消说了, 把我的魂都唬掉了。你到底是被谁抢去? 怎么又弄来这多银子呢?

秦氏 (白) 你且坐下, 我慢慢说与你听。

鄢懋卿 (白) 是, 是, 是, 请讲, 请讲!

秦氏 (白) 这是此地一个富豪秀才名叫顾慥, 太宰汪宏是他丈人。只因汪宏一女许两家,



又把他女儿另嫁冯三元秀才为妻。顾慥恶气难忍，在半路命人埋伏预备抢亲，偏遇着咱的五彩轿，离他家不远经过，顾家的庄丁看见五彩轿，只当是娶亲的来了，糊里糊涂错抢了去了。

鄢懋卿 (白)

哎呀岂有此理！夫人你吓坏了？

秦氏 (白)

我先前也怕真是强盗，就唬昏了。到他家房中啊……

(秦氏欲言不语。)

鄢懋卿 (白)

夫人，到房中以后怎样呀？

秦氏 (白)

在房中……

(秦氏想。)

鄢懋卿 (白)

房中怎样？

秦氏 (白)

到房中我就不依了。

鄢懋卿 (白)

你便怎么？

秦氏 (白)

我说好大胆的强盗！你们瞎了眼了，我是鄢懋卿大人的一品诰命夫人，竟敢抢来，简直是要寻死吗？

鄢懋卿 (白)

好夫人！有胆量！

秦氏 (白)

若是无有胆量，贞节就难保了。

鄢懋卿 (白)

后来呢？

秦氏 (白)

他一听是抢错了，那顾慥就打起战战来了。

鄢懋卿 (白)

打战战，他不跪下磕头么？

秦氏 (白)

怎么不磕头哇，再三的赔礼，苦苦哀求，要我饶他的性命。

鄢懋卿 (白)

好畜生，这大的事，岂肯饶他。

秦氏 (白)

见我不依不饶哇，他情愿出一万两银子赔罪！

鄢懋卿 (白)

一万两银子买条活命？嘿，不能不能。

秦氏 (白)

你听着，他见我不肯，又添了二万两。

鄢懋卿 (白)

一万，二万，共是三万，看银子份上，可以饶了他了。但是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了，如何得了银子暗消呢？

秦氏 (白)

我也是这样想呀，知道你必去报官捉拿他的，他吓极了，情愿拜我作干娘，与我作干儿子。假说要接我到他家孝敬孝敬，又怕干爹是清官，避嫌疑不贪财；故此半路截抬了我去，当面孝敬。

鄢懋卿 (白)

这个主意很好，难道他白认干娘么？

秦氏 (白)

他又送银一万两。

鄢懋卿 (白)

干娘肯了，只怕吾干爹不肯。

秦氏 (白)

你不肯，把四万两银子退还顾慥，看你把他怎样？难道杀了他不成？

鄢懋卿 (白)

不用，不用，这又不是什么美事，当真闹得好听么，四万两银子已经到手，夫人也没唬坏，也未吃着亏，大家不追究便了。

(秦氏对丫鬟甲耳语。)

秦氏 (白)

丫鬟，把多的一万银子，另外收起，好捎给大舅爷去。

丫鬟甲 (白)

是。

(鄢富上。)

鄢富 (念)

官偏不做美，事向丑中求。

(白)

启老爷：鄢贵前去报官，被海瑞锁了亲自解押而来，要见老爷讲理。又有顾少爷家人暗地来报，说海瑞押着顾少爷要办他劫抢之案，来求老爷夫人，看在干亲份上，即速护救！

秦氏 (白)

干儿子接干娘用不着他县官问什么呀？

鄢懋卿 (白)

干儿子是要救的，只是海瑞竟敢锁吾的家人，实在可恶，我必要参他！

秦氏 (白)

你好糊涂，鄢贵去报抢案，必然大闹，海瑞晓得顾家错抢，方敢锁他。分明是来找你的过错，你还要去参他，岂不是原不臭，挑起臭来了。

鄢懋卿 (白)

是是是，当怎么办才好哇？

秦氏 (白)

如今只好叫鄢富出去解劝！说大人知道鄢贵冒失，请海太爷责打他廿板子，那海瑞必然放了鄢贵，再免了他一切供应人伙，请他回衙，就完了这一场大事了。

鄢懋卿 (白)

夫人高见。

鄢富你快去照夫人方才一片言语安顿海瑞，不可闹事！

鄢富 (白)

是，遵命。

(念) 哎!  
 指望雷霆发怒, 谁知虎狼无威。  
 (鄢富下。)  
 鄢懋卿 (白) 夫人, 你真是个活宝。  
 秦氏 (白) 怎见得?  
 鄢懋卿 (白) 又美貌, 又聪明, 又能干, 又贞节, 又会赚钱, 为人得了你这个人何愁不升官发财呀。  
 秦氏 (白) 这倒是真话, 哎哟哟, 我身体困倦, 我要睡睡去。  
 鄢懋卿 (白) 哈哈我也乏了, 同你去睡睡吧。  
 (唱) 吾爱你芙蓉面风弹得破,  
 到后殿饮美酒逍遥快乐。  
 秦氏 (唱) 数万金不费力不耽险错,  
 这样事来几椿强似作恶。  
 (鄢懋卿、秦氏同笑下。 )

## 【第八场】

(四青袍、二衙役、鄢贵、海瑞同上。 )  
 海瑞 (唱) 我不是陶渊明折腰胆小,  
 学董叟为疆吏直犯权豪。  
 鄢贵 (白) 海瑞, 这可到了有王法的所在了。你还敢打我吗?  
 海瑞 (白) 呸!  
 (唱) 刁奴才说此话口气不小!  
 为什么鄢大人不见下僚?  
 鄢富 (白) 哎!  
 (唱) 恨海瑞辱同事此仇当报,  
 上前去假殷勤哀告求饶!  
 (白) 海老爷请了!  
 海瑞 (白) 唔, 请了!  
 鄢富 (白) 大人方才吩咐出来说: 秀才顾慥原是大人拜认义子, 因为要接夫人去孝敬孝敬, 又恐夫人避嫌不肯, 因此半路抬了夫人去到他家一会, 当时送回。又劳贵县辛苦, 不必费力追究!  
 海瑞 (白) 哦! 顾慥是鄢大人义子, 抢抬夫人去到他家叩拜孝敬, 当时送回。吩咐我不必追究?  
 鄢富 (白) 正是。  
 海瑞 (白) 哈哈, 这也容易的事。还有这鄢贵把我锁住啦, 来见大人, 如何吩咐呢?  
 鄢贵 (白) 哎呀呀, 是你锁吾, 怎说我锁你呢?  
 鄢富 (白) 不要多嘴! 大人说过, 知道鄢贵得罪海老爷, 吩咐将他责打廿大板, 以赔不是。求海老爷赏脸开了锁罢!  
 海瑞 (白) 哦, 大人说将他责打廿大板, 与我赔补?  
 鄢富 (白) 正是。  
 海瑞 (白) 也罢, 看在大人份上, 只是轻放了他。  
 鄢贵 (白) 哎呀, 我好冤枉呀, 我们大人这是怎么? 如今倒怕起人来了?  
 鄢富 (白) 哎, 你快跪下赔礼, 叩求开恩吧! 不必多说了。  
 鄢贵 (白) 咳, 我倒了运了, 把夫人一抢, 弄的个老爷比王八还软了。  
 (鄢贵跪。 )  
 鄢贵 (白) 海老爷, 这是我的不是, 叩求开恩, 饶了我罢!  
 海瑞 (白) 哈哈, 鄢管家, 你的好势力?  
 鄢贵 (白) 不敢了。  
 海瑞 (白) 人役!  
 四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将这锁链两头开了!  
 四人役 (同白) 是。

(四人役同开锁。)

鄢贵 (白) 哎呀呀，头颈都勒去了皮，反说吾锁他呀。

海瑞 (白) 既是鄢大人吩咐，不可违命。  
来！将鄢贵按下去重打廿大板！

四人役 (同白) 鄢二爷，下去罢！

鄢贵 (白) 好晦气呀。

(四人役押鄢贵同下，内打。)

海瑞 (白) 好奴才！  
(唱) 我虽是七品官朝廷纱帽，  
你纵是宰相奴今犯律条。  
鄢大人吩咐打谁敢违拗？  
方知我海刚峰铁面老包。

(四人役同上。)

四人役 (同白) 打完了。

海瑞 (白) 起过了。  
唔，鄢管家，烦你请大人出来，说我还有要事禀见！

鄢富 (白) 大人已经吩咐过了，因受了惊吓得了病了，懒得见人，明天拟动身回去。你只管把你该找的人伏，该献的供应，再把你的过山礼一切送上就是了，何必见面呢？

海瑞 (白) 哦，要供应？要过山礼？

鄢富 (白) 唔。

海瑞 (白) 请问管家尊名？可是大人门上的？还是任上的？

鄢富 (白) 不敢当，我叫鄢富，从小跟着大人，现在总管家务。

海瑞 (白) 哎哎，原来是鄢总管，下官有些小薄仪，本当送上大人，只因我负欠债户太多，恐人看见我有银钱孝敬大人，他们必来催讨。

鄢富 (白) 这有何难，到夜晚送来。

海瑞 (白) 晚上送来也是不便，离此半里路，有座神庙，那是我的下处，请总管一人到那里，把一切财物交付与你如何？

鄢富 (白) 有何不可，就请同去。

海瑞 (白) 请哪！  
(唱) 我久仰鄢总管为人厚道，  
今日里幸相逢义气更高。  
请同到财神庙去取钱钞！

鄢富 (白) 海老爷！  
(唱) 你原来是好官被人咬掉。

人役甲 (白) 禀老爷，来到财神庙！

海瑞 (白) 唤道人！

人役甲 (白) 老道，太爷唤你！

(道士上。)

道士 (白) 不知太爷到此，未曾打扫干净，有罪有罪！

海瑞 (白) 起来讲话！

道士 (白) 是。

海瑞 (白) 衙役！

人役甲 (白) 有。

海瑞 (白) 你快飞跑回衙，将我的全副执事，旗锣伞扇，并竹椅轿一乘，传唤齐备，急速出城，来到这财神庙伺候。本县好送鄢大人动身。若是迟误，打折你的狗腿！

人役甲 (白) 是。

鄢富 (白) 海老爷何必要这些体面热闹？

海瑞 (白) 是要用的，快去快去！

人役甲 (白) 是。

(人役甲下。)

海瑞 (白) 道人。

道士 (白) 在。

海瑞 (白) 我今日有要紧机密大事与鄢总管商议，恐有人听见，你可将前后庙门重重关锁！纵有人来叫门，不许开门！迟误必加重究。

道士 (白) 出家人遵命！  
(道士下。)

鄢富 (白) 哈哈，海老爷你忒小心了，还怕把了我银子，走漏了风声呀，哈哈。

海瑞 (白) 是呀，我送了你银子，外人知道与鄢大人名誉有碍呀。总管，我来请问你，鄢大人一路而来，所过州县，过山礼的银子共得了多少？

鄢富 (白) 大州县五千两，中州县三千两，小县一千五百两，我的随封门包银是加二。

海瑞 (白) 什么叫做封门包加二？

鄢富 (白) 随封就是门包，门包就是随封，是我们一定规矩，逢十加二。比方大人见千就有我们二百两，见一百就有我们廿两，就是加二，简直是二八扣。

海瑞 (白) 明白了。请问总管，一路而来，你得了多少门包银子？

鄢富 (白) 也不过十多万，你管你的，问人家的作什么？

海瑞 (白) 来！

人役乙 (白) 有。

海瑞 (白) 将神案撤开与老爷打坐！  
(人役乙摆桌，海瑞坐正位。)

海瑞 (白) 传老道！

人役乙 (白) 老道！  
(道士上。)

道士 (白) 贫道伺候！

海瑞 (白) 你可有纸墨笔砚？

道士 (白) 有的。

海瑞 (白) 快取来！

道士 (白) 是。  
(道士下。)

鄢富 (白) 海老爷，你真仔细，还要开个送礼的账么？  
(道士上。)

道士 (白) 纸墨笔砚到！

海瑞 (白) 放下，你去把守庙门。

道士 (白) 是。  
(道士下。)

海瑞 (白) 啊，鄢府总管，你可将各府州县呈送大人的过山礼，你们所收的门包开出个清单来，我看了好比着他们送银子呀。

鄢富 (白) 你这话说得岂有此理，你送你的银子，谁肯写个凭证与你。

海瑞 (白) 你写不写？

鄢富 (白) 我不写，难道你还敢不送银子吗？

海瑞 (白) 好奴才！  
(唱) 可怜那州县官遭害不少！

鄢富 (白) 哈哈，竟敢破口大骂！

海瑞 (唱) 只搅得众百姓个个嚎陶。  
你撞着我海瑞时运不好，  
(白) 人役！

人役乙 (白) 有。

海瑞 (唱) 捆绑起先送他麻绳一条。  
(三人役同捆鄢富。)

鄢富 (白) 好一个大胆海瑞，竟敢捆我鄢府的总管？

海瑞 (白) 你好好的，将你们上上下下，一路之上，所得各府州县的随封门包银两数目一一开明，我便饶你。若有一字写不周全，今天你休想活命。

鄢富 (白) 由你，爷们就是不写，看你把爷怎么样？

海瑞 (白) 哈哈，好一个爷们，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人役！

三人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用打铜鼓的锤，于我结实打他的腿。  
 三人役 (同白) 是。  
 (三人役同打鄢富。)

海瑞 (白) 奴才！  
 (唱) 你就是鄢懋卿先锋强盗！  
 打抢我淳安县无有分毫。  
 铜鼓锤比黄金重要多少，  
 (白) 打呀！  
 (唱) 你若有本领就画供招。  
 鄢富 (白) 打不得了，我情愿写了。  
 三人役 (同白) 禀老爷：他肯写了。  
 海瑞 (笑) 哈哈！  
 (唱) 原来是假好汉经不住刑拷，  
 快写下招供纸将你来饶！

(人役乙付笔。)

人役乙 (白) 呔，快写，快写！  
 鄢富 (白) 好打，好打！  
 (唱) 跟大人数十年性情傲暴，  
 怎经得钟鼓锤两腿乱敲。  
 只觉得眼昏花心似刀绞，  
 (白) 也罢！  
 (唱) 暂写出顾眼前求脱笼牢。  
 (白) 海瑞，这是你苦打逼我写的。

(【牌子】。)

人役乙 (白) 禀老爷：鄢富他写好了。  
 (海瑞接过看。)

海瑞 (白) 写的倒也明白。  
 人役！  
 人役乙 (白) 有。  
 海瑞 (白) 你在庙前问问本县执事可来了？  
 人役乙 (白) 是。  
 老爷问执事可来了？  
 众执事 (内同白) 俱已齐备，在庙前伺候，可恨道士不肯开门！  
 人役乙 (白) 伺候了！  
 众执事 (内同白) 是。  
 人役 (白) 禀老爷：都在门外伺候。  
 海瑞 (白) 鄢富，本县还有一事烦你！  
 鄢富 (白) 何事？  
 海瑞 (白) 本县备来全副执事，并竹轿抬你进城赔罪，只要你一路上喊叫，说：吾是总理  
 监政鄢懋卿大人的总管家丁，只因讹诈州府供应银两共有十馀万两之多，今被  
 淳安县海大人访查着了。求哪位看的绅商老爷与我说情，海大人放了我，成全  
 鄢大人的体面，必然重谢。只要如此喊叫，本县就不办你。  
 鄢富 (白) 只要你不要脑袋，爷们何妨拚拚你。  
 海瑞 (白) 哈哈，我这首级，久已就卖与皇上家。  
 来人！  
 人役乙 (白) 有。  
 海瑞 (白) 吩咐执事竹轿都进来！  
 人役乙 (白) 是。  
 老爷吩咐开了庙门，传执事竹轿进来！

(曹升引众人役、众执事、竹轿、四旗夫、四牌夫、伞夫、二锣夫、二棍夫、轿夫同上。)

曹升、  
 众人役 (同白) 禀老爷：俱已到齐。  
 海瑞 (白) 快把鄢富放在竹轿上用绳子捆住！

(众人役同扶鄢富往轿上捆住。)

鄢富 (白) 好，海瑞作的好事！自有人要你的狗命。  
海瑞 (白) 吹吹打打，抬着他回衙。叫他喊叫！  
众人役 (同白) 呔，鄢大爷喊叫哇！  
鄢富 (白) 海瑞不晓王法，擅打鄢大人家丁，他要造反了。  
海瑞 (白) 他不好生喊，用钟鼓锤再打他的腿！  
众人役 (同白) 是。

(众人役同打鄢富。)

鄢富 (白) 不用打，不用打！吾喊叫，吾喊叫。  
众人役 (同白) 快喊！  
鄢富 (白) 众人听者：吾乃总理监政鄢懋卿大人的总管家丁名叫鄢富。只为讹诈各州府县供应费，门包银，有十万之多，今被淳安县海太爷查出，求哪位绅商君子爷台，在县太爷面前替吾讲个人情，成全鄢大人的脸面，必然重谢。

海瑞 (白) 哈哈，抬进城去！回衙再审！

(众人役抬鄢富同下。)

海瑞 (白) 鄢懋卿啊，鄢懋卿！叫你认得我海瑞！  
(笑) 哈哈。

(众人同下。)

(完)